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五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上啓

交代

通判與交代啓

晁無咎

蒙恩外補承乏後塵惟慕義之素勤獲趨風而自慶恭

以某官夙懷賢業藹有令名行已不撓而衆推居官所
至而民願尚淹器幹屈佐藩維某質薄自憐學迂寡與
陪英髦於中秘非所宜堪奉甘旨於宴閒蓋其私便企
青雲而雖奮繼白雪以良難行造門牆粗窺矩範欣愉
幸會悃悃奚殫

通判與交代啓

李成李

濫趨末官獲佐近州吏牒分迷詎免曠官之黜塵蹤疲
曳屢懷解綬之歸豈私幸之倘來承更書而俯罷未見

君子實勞我心愧禮好之方修忽郵書而俯及瞿然拜
賜洒若對顏恭惟某官器度淵沉性姿踈敏仁恕為政
有古吏師之風聞譽在躬為時士人之望尚資闕決暫
鬱遠圖將聞濟水之名復起海沂之詠退慙淺薄輒預
交承久雖學步而未識國能素不善歌而敢期和者履
難加首顧賤質以奚堪瑜不匿瑕幸前非之將掩瞻風
甚邇晤德猶賒

教授與交代啓

何道夫

倚席不講妨賢路以深慙就車肯來為文盟而一出士
知歸嚮道有宗師恭惟某官與學心傳美材天亶元元
本本不獨求之於語言章句之餘井井嚴嚴蓋常履之
於造次起居之際聽深沉於造化付邂逅於功名鴈字
聯翩豈宜獨後鶴書號召行遂超遷曾是冷官定非久
計某承顏惟舊托契尤深荒陸氏莊實忝哲兄之門下
讀阿房賦嘗誇令子於卷中遠茲龜篆之交永矣雲仍
之好自聞除目即欲引歸以日月之少差於簡書而弗

應致煩家食坐閱歲時竟蒙貪夫亡恥之汚名愈昭君子難進之高誼何以見魯衛之士但切兢惶奉而游歆向之間未終斥責

教授與交代啓

陳彥昭

傳洛中之價久已服膺傾塵尾之談未遑引袂比緣補吏偶被誤恩輒當鄉校之官將承賢者之緒幸隨願獲喜與愧并恭惟某官國器粹溫天材超拔應休期而筮仕拔上等以飛榮論議高深下雄軻而不道文章古雅

揖游夏以相馳方君子之育材被諸儒之駕說橫經師
席流化藩州洋乎盈耳之絃滿矣及門之履英豪輩出
道德風移隱几絳帷已格泮宮之化懷鉛紫禁行追金
馬之游某猥以淺聞獲依成範奔蜂之祝化藿蠋以何
能黃狗之皮補狐裘而終累行須體踐尚免曠尤瞻晤
有期歡躍無已

教授與交代啓

沈唐叟

承乏鱣堂久愧瓠瓜之繫渴延騎從一新木鐸之音行

聞旌旆之戒嚴喜與衣冠而相賀恭惟某官斗南獨步
冀北絕羣學有淵源洞聖賢之秘奧文無繩削兼天地
之純全早收功翰墨之場既抗志功名之會三年枳棘
已負鸞栖萬里扶搖式觀鵬運暫輟蓬山之逸駕來為
芹泮之主盟鄭廣文道出羲皇何憂獨冷韓退之上窺
姚姒豈久投閒第虞坐席之未溫旋被追鋒之迅召青
衫絳帳難留驥乘之蹤紫誥白麻亟試鑒坡之手某濫
司教導誤忝交承業也弗精固未免諸生之笑書焉懶

讀豈能逃弟子之嘲退慙糠粃之在前大懼範模之不
稱褰裳欲去掣肘未能春服既成先布及瓜之請秋陽
以暴願觀行李之來

推官與交代啓

趙承之

接辭客路偶陪傾蓋之歡隨牒遐方忽冒續貂之幸退
循綿力仰慙更書伏惟某官德宇粹溫風猷凝遠率躬
以禮允惟戚畹之英劇上以忠獨偉公車之奏薦俯從
於簿領才未展於緒餘望高適以旌旄不幾乎淺處崔

羣於幕府固非其宜行披霧隱之文亟奮風搏之翼某
迫於謀食誤此叨恩嘗恨暮來失桃李成蹊之後敢為
早計有管蒯代匱之榮雖踵武之難能豈求交之易遇
汗顏自困預慙斲鼻之神前事可師徒覬伐柯之則

撫幹與交代啓

張全真

仰高浸久竊懷慕用之私從宦於今將踵仁賢之後以
茲幸會實慰生平伏惟交代撫幹學士質性高明問學
通博持其能事顧無往而不宜凡所居官必有政之可

紀尚淹幕府而仕諸侯頗聞當路之見知固已上章而
交薦會膺除名亟即顯揚某自視非才何堪任職往思
夙夜勉遵可守之規曷有歲年能盡無窮之好敢陳書
牘少布腹心若其精微未易敘述

幹官與交代啓

趙德莊

河梁語別莫追談笑之餘海角宦遊乃出步趨之後雖
崎嶇無足道者然會合殆非偶然恭惟交代某官天與
宏才家傳與學幕中之辦仰岑范之有聲天下之平信

于張之得助比借東都之重暫陪駟馬之行吞舟之魚
陰有資於漏網函牛之鼎行見取於和羹某早並官曹
復聯姻契逮捧更書之寵益知交際之親卻行以及前
人自憐末路長跪而讀尺素如接勝游喜愧兼深書言
曷既

牢與交代啓

張士仲

榮被帝俞顯膺民寄九霄改色光浮列宿之躔百里傾
心懽動諸侯之國方燕居而有裕宜吉履以無愆恭惟

交代知縣朝奉秀擢閩山清儲建水鵬搏文陣早飛玉
筍之名鶚立仕途久著金閨之籍眷令尹承流宣化乃
朝廷任賢使能姑試牛刀暫留驥足先聲入境宿姦望
風而去之和氣回春遠人將負而至矣佇最琴堂之課
即聯鼎席之班某夙昧治功亟叨交契舊規不足裕後
終鮮去思新政端可光前徒嗟來暮魯莫馳於汗簡輒
首辱於雲書形慰藉以良勤願感藏而曷已時丁寒律
神護冲襟幸滋對於休嘉用誕符於頌禱

宰與交代啓

邵公濟

光膺表薦暫屈宰綏善良聞命以傾心豪猾望風而斂
迹況在交承之末尤增慶抃之私恭惟某官明習藝文
深通世務登高能賦有列國大夫之才所去見思兼兩
漢循吏之績未翱翔於雲禁尤剗割於雷封百里江山
頓生輝彩萬家鷄犬倍覺恬嬉某久別英游欣依末照
後先相繼偶當民社之權終始不渝誓繼子孫之好

宰與交代啓

東海之洋十年望歎景星之覩十日爭先甚虞製錦之多傷獨幸伐柯之未遠恭惟交代某官忠純許國宣弟宜民驥足已超許追參於十駕豹章甚蔚尚窺見於一班眷言淮海之邦久屈雲霄之步盍歸帝所用副師言奔逸絕塵莫繼大賢之躅優遊卒歲敢忘後事之師

宰與交代啓

趙德莊

蚤歲論交嘗出英游之後窮途為米復承善政之餘仰止芳塵居深愧色恭惟某官受才卓爾育德粹然門地

清高親戚自為於師友吏能超越教條不出於詩書光
華久接於星軺惠養姑臨於花縣退之山水之樂自得
於倦游元亮絃歌之風蓋成於餘事方最書之列上適
賢路之鼎開當陪名臣亟取虛位某猥持弱植獲請下
風千里興思久隔關河之夢五雲灑翰忽生懷袖之光
惟時遭逢又過疇昔將取典刑之自不徒文字之間却
行而及前人可笑不量之力策足而登要路實同所去
之思

簿與交代啓

林豈塵

聲迹相聞未嘗半面朝夕願見實勞寸心茲何際會之多遂有交承之契恭惟判簿儒林家學孝友祖風藹鄉譽於旦評蜚政聲於仕路君固自謂州縣之職為徒勞人予亦有言富貴之途皆由此始以報三年之政豈容百里之留某辱在宗盟獲同鄉曲何幸牽絲之始輒為佩印之交顧行李之敢遲恐及瓜而願代曰未見止尚期傾蓋以相忘睨而視之差喜伐柯之不遠

尉與交代啓

懽若平生心照未忘於傾蓋託諸不朽情親將遂於交
符深虞曠職以妨賢行聽先聲而載路敢憑尺牘用展
寸誠恭惟某官江左傳芳武夷孕秀談經奪席懷牙籤
三萬卷於胸中發策決科奏錦瑟五十絃於筆下優被
楓宸之妙選早騰桂籍之英聲學術蓋本於家傳政事
素明於吏治未展經綸之畧來司警捕之權惟宏才不
憚於徒勞故同列共欣於得助姦貪畏服望風預懾於

威名父老懽呼指日願觀於德化雖曰南昌之仙吏寧
淹西掖之詞臣倚聽詔除入躋禁近某荆溪冷族壁水
臞儒慙蹭蹬之餘生僅叨塵於寸祿三載坐縻於歲月
一毫無補於事功豈期爵位之先遂有子孫之契第覆
轍有勞於鑒戒而解絃應費於更張行新號令之儀盡
革懦庸之弊賦舟搖風飄之句真興盡而欲還歌星言
夙駕之詩唯疾驅之是禱冬律云孟脂車戒嚴願調茵
鼎之宜式副冕旒之眷

干求

上沈丞相啓

孫仲益

望平津閣素無輪囷蟠木之容伏光範門但有奔軼絕
塵之歎惟是廣厦千萬間之庇有如懸水三十仞之流
靡不包荒自然蒙潤伏念某斗筭器小鼯鼠技窮病鴟
欲死而瓦礫爭先瘦馬不收而鴻鴈為伴會介圭之入
覲正鼎席以登庸興哀些逐客之魂矜愚泣窮囚之罪
俾出九幽之壤復延兩曜之光拔拭垢汙滅除癰疽寓

書殿邃嚴之直賦真庭廩稍之優理合罷休恩容再造
自憐髦矣無復蒼蠅附驥之心猶有待焉尚懷老牛舐
犢之愛恭惟僕射相公仁均一視善貸而曲成物有萬
殊合併而為大雖四海盡沐鴻之澤而一夫獨被特
達之恩詎敢起無厭之求更欲萌非冀之望所恃幼幼
及人之義每敦親親愛物之慈九仞為山尚當進簣百
川赴海猶待盈科仰惟不倦之仁俾獲有終之福予取
予求而不厭固難逃屢瀆之誅自棄自暴而弗言又恐

貽後時之悔

上張丞相啓

滕子昭

繫埴井而望蓬瀛曼隔滄浪之水乘浮槎而犯牛斗幸
瞻上相之星慰三十年仰止之勤忘數千里蕭然之役
既遂趨鳬之願敢修執雉之誠恭惟某官名塞兩儀功
成九廟德業聖神之佐學術帝王之師自委質而策名
每愛君而憂國當先朝之極治知黜虜之可虞時屬多
艱天降大任起應雲龍之會親依日月之光袞衣繡裳

備三公之典策碧油紅旆瞻上相之風稜慶在一人重
增九鼎道兼文武身任安危回日御之再中幹斗樞而
獨運已斷蚩尤之肩臂請梟袞尚之頭顱思定中原誓
平北寇奮身難犯櫛風沐雨者五年決勝運籌折馘執
俘者萬計張尚父鷹揚之氣挫敵人虎噬之心若堂上
之兵不嬰其鋒則闕中之利已非我有顧猛虎在山之
若此乃飛鴻遵渚之謂何爰命召公尚期疆理於南海
降予伊尹又約左右於商王棊夙倚門牆晚蒙陶冶假

以兩路督軍之檄脫其一家垂死之軀豈期流落之餘
生復聽遙歸之新詠屬以深居巖壑自遠光塵馮諼之
出無車原憲之貧見肘蹇驢肯借尚乏於東家稚子候
歸更迷於前路用莫趨於台席結轉激於蓬心遐睎海
鶴之姿共覩風雲之會衛武公入相魯無綠竹之篇仲
山甫永懷但誦清風之句

上魯丞相啓

翟公巽

隨食四方倦游不遂定交當世窮困來歸仰幸寬容不

緣介紹蓋聞富貴求交於貧賤大其聲而久傳布衣自託於王公倚其名而引重惟茲不朽之寄甚矣相須之難苟非其人無益於事禮樂後進蓋將先擇而後求名實未加寧有無故而遽至深惟前代而進取皆欲致身而有為時乎已往而不來事者難得而易失無君則弔為士者必載贄而出疆負鼎之嫌雖聖人亦沒身而涉世往者不作今誰與歸後生任道而邀輕先進挾貴而交傲方枘員鑿居然形器之乖鼓瑟求竽安得聲氣之

類自非得時行道而有意輔以志士仁人之用心庶幾
有成遇合相信某雖不肖預在下風哀今俗吏之能失
其邁往之氣以為賢相當國自度能聽大度之言竊慕
昔人褐衣一面而談當世之事材踈意廣則固無以當
交淺言深則安能自明以夜光投人猶拔劍而相視况
鼠腊為璞不慢罵而幾希敢圖特達之知獨越拘攣之
議既已得其人物又復信其語言昔嘗嗟嘆今乃過望
恭惟某官弼亮三世儀刑四方功存社稷而不言德被

海宇而深畏文致禮樂務收英髦寧捐末禮之至輕欲求得士之所重孟嘉小異歎獨識於坐中駿蔑一言遽攜手於堂上昔者豪俊知己無所歸德將以致主而顯名忠臣薦士而不言功以為報國之公舉安取利合為能久要眷此散材未為棄物生與噲等為伍或辱衆人之先願為諸君塞旗使知國士之報

上魏丞相啓

開賢人之閣榮有覲於登龍掃相國之門願庶幾於覩

鳳雖有不同之貴賤豈無可托之夤緣輒控愚衷仰於
明聽恭惟某官清廟重器間世真儒生平無不讀之書
胸次皆可傳之學才任棟梁而見於已試量涵湖海而
何所弗容有聲邁弱翁之賢善諫得鄭公之直去天尺
五嘗依龍衮之光為二千石暫假魚符之寵民安田里
吏服教條翕然興襦袴之謠富矣藹倉箱之詠政報九
重之上恩行千里之間歸調金鼎之鹽梅復侍玉皇之
香案竊念某乾坤棄物萍梗流蹤智謀不逮於中人聞

見未逢於達士備歷磈礧之困徒勞歲月之長姑藏霧
豹之文章空羨雲龍之頭角半生帝學獨後衆人入舉
禮闈每慙千佛慨感劉蕡之未第俱憐李廣之不侯淚
濕牛衣愁生髀肉惟大賢廓陽春均被其澤俾小已獲
死灰復然之歡品題一言聲價三倍與其進也或起哀
王孫之心何日忘之尚期圖國士之報

上丞相啓

伏以霄極三階仰止熒煌之座堪輿萬彙熙然垓圯之

鈞雖宗臣邈異於等威而元化不殊於品物况夙叨於
眄睐久悵望於違離敢忘犯分之誅輒奏典籤之問伏
念某衰宗墜緒荒學鯁生天獨與之迂愚人皆笑其踈
濶賢闕肄業誰憐甯越之勤俊級登名敢謂賈生之少
一登宦路數困窮途雖升斗之祿既已及親而簿領之
書不堪作吏承流下邑寧供三徑之資佐刺邊城更冒
五溪之瘴官期僅滿家難相仍孤苦餘生未御商琴之
奏侵尋晚境更興莊缶之悲志氣摧殘鬢毛衰颯朝宗

萬里路迷楚塞之雲矯首一方身遠長安之日進不能
彈冠而結綬退無以耕墾而灌園奉歲時之烝嘗不供
祀事迫兒女之婚嫁未畢世緣自非回造物之仁誰復
軫納溝之念恭惟某官鍾英間世稟粹元精道足以範
園覆載而必本於中智足以酬酢事幾而不失其正首
建和戎之策茂昭治國之功湯自得師眷求而有一德
說惟肖象爰立而摠百官一新寰宇之風盡復祖宗之
舊壞植散羣以開衆正之路興滯補弊以立太平之基

神京屢致於豐年珠碧仰澄於圓象元勲冠古將追三代以並隆雅度包荒豈忍一夫之不獲願留衡聽垂采
誓言起膚陰於筆端力救焦原之旱慶宮商於物表重
回寒谷之春使不以困窮而累心尚庶幾黽勉以從政
自媒之醜迫情意而使然欲報之誠沒此身而後已

上右相啓

丹衷激切夙懷知遇之憂黃閣深嚴莫遂趨承之便彌
劇邇風之慕敢稽修敬之勤恭惟某官星斗垂文乾坤

廓量負五百年名世之傑展九萬里南溟之程經綸四海而無所不長酬酢千變而未嘗或屈大節凜凜而可畏宏猷綽綽而有餘懷堯舜之道以致君恥桓文之事而在已朝廷由之為輕重天下繫之為安危自登槐席之尊益注楓宸之眷謀王體而斷國論熙帝載而代天工坐隆兵寢刑措之勲益致俗阜民安之效羣才登用庶政修明一陶晏粲之期永輔盈成之業明良際遇載賡虞氏之歌聖賢相逢願繼王褒之頌伏願某材猶樗

櫟景逼桑榆一官奔走於塵勞七任沉迷於簿領退有
啼號之迫進無左右之容栖歎已之未逢落落與世
而難合高山流水覺乏知音白雪陽春終乖寡和幸遇
大鈞之播物况開東閣以招賢既久托於帡幪當不忘
於操履心同涸轍願歸滄海之波迹類寒荻覬沐陽春
之澤

上呂丞相啓

辭免

伏奉制命授尚書左丞者歸侍宸庭纔更月律遽膺圖

任實非皇寧伏念某頃在先朝獲辭古枋雖外遷而浸
久實內揣以為憂會丁訪道之辰首被執經之名方覃
研於舊學期啟迪以上心涓露之誠夙宵於是不圖衰
拙復玷寵靈矧惟喉舌之司叅幹股肱之重審雖虛受
已貢忱辭伏望某官亮乃至誠恕其不逮間因清問特
賜片言收成命於已行需傑才於僉舉偶安愚分實荷
洪私

上師相啓

切叨化育幸居鑪冶之間敢冒罪誅輒布腹心之懇唯其愚昧願賜矜哀伏念某本無技能猥經除用願蚤歲功名之志遭頻年困躋之餘憂患所承銷磨頓盡量材揣分固將老焉投閒置散迺其可者然而意不克而自定身未遂於歸休為饑所驅其畫無望一官遠役千里暑行期月在途闔門抱疾而某血氣易動神形早衰既不善於輔持遂幾至於委頓甫懷印綬祇見吏民政未及施病不自力難復弱翁之善狀上覲深知素非長孺

之威名焉能卧治伏思辱陋必致咎愆今不早圖後難
苟免況以賦性雖鄙於事必親方當至郡之云初豈容
閑閣而不出縱佐史之足任與曹掾之見哀就使蒙成
詎能無愧至於糠豆不贍妻子可憐凡忍饑者四年尚
妄意於一飽使其尚足勉強猶當為之遷延重以風土
之不便誠憂畜疾之未已恐其寢劇莫克自還伏惟太
師僕射相公心存至誠惠周庶物察疲癯之可憫至危
迫以自陳俾幸脫於守符仍許叨於祠祿當奉香火少

安丘園庶專精神以近醫藥此恩果遂雖死莫忘苟未
填溝壑之中敢不盡犬馬之報

上湯丞相啓

伏以好生者天地之德遂萬物各得其宜造命者主相
之權恥一夫不獲其所非有包海內之量安能以天下
為心歷觀古初以還好是正直粵自三代而上莫尚兩
公姬旦躬握髮之勤伊尹任內溝之重彼其汲汲於接
下是豈區區於近名蓋上臣之事君思得人而為國自

時厥後曠世無聞意斯道之不傳幸吾身之親見恭惟
某官真儒無敵大德有容才冠一時而靡恃其全道濟
羣生而密藏諸用蚤以帝王之術自結聖神之知始來
京師攜束書角羣雄而奪之氣不出國門致上宰持衆
美而效之君推所學而力行有嘉猷而入告惟以明佐
聖而言不他惑故運籌決勝而謀能上同內修政事以
正朝廷外和戎狄以寧華夏躋民俗春臺之樂措國勢
泰山之安已永戢於干戈初不動於聲色取孟軻二三

之策賢崔浩十萬之師本規模素定於胸中斯談笑可
運於掌上功成不乏位隆益謙時來則為之士但識衮
衣之貴年不可及也公獨全綵服之榮迹其所以致主
而事親一皆出於好賢而樂善謂於人何所不容者君
子之道而好賢則錫之福者皇極之言矧方登明而選
公孰不願忠而望賜苟以足心而斯受豈曰無因而至
前中也養不中而才也養不才每俱收而並蓄小以成
小而大以成大率待用以無遺顧雖疎賤之蹤亦有陶

鎔之望伏念某性資固陋人品卑凡偶家聲襲文史之傳而父兄以詞科而進幼嘗勉強於學徒能決起於飛自貽控地之羞遂絕厲天之夢既叨漫仕浸忘故行位貌不足以動衆人之知事業不足以徼上官之譽三年効職甘心從事之勞百里承流盡瘁催科之役當循名而責實宜置散以投閑僅逃譴斥於沸湯之中俾預奔走於油幕之下雖四方糊口義難擇地而安然三月聚糧勢若登天之阻蓋五千里山川之險攜數百指老幼

而行進則有道若僚之多退則有食不足之患危衷欲
折跬步莫前如墜九仞之淵仰望千尋之縋幸大鈞之
播物以至仁而存心倘不投誠是殆自棄口將言而足
將進三及門而惴然力可為而器可施一垂手之勞耳
伏望賜以曲成之惠寬其不韙之誅使未殄於餘生誓
力圖於報効饑者易食而渴者易飲敢萌饜足之心制
之存法而行之存人其惟造化之命

上史丞相啓

索長安之米擬就辟書伏光範之門尚干賓謁特有惓
惓之意未敢察察而言輒以萬分寫之四六儀圖愛助
此周人待山甫之情翕受敷施亦虞舜舉皋陶之意他
無求者公幸聽之竊惟國家閒暇之時當思文武長久
之術況外夷之雲擾貴自治之日嚴詎云行李之通可
緩苞桑之慮國虛難動民困易搖豈特謀國之數公知
諱用兵之兩字然能應則乃可謂定故欲翕者未始不
張今徒千里而畏人未思四境之不治一氣先竭百為

弗開羣材付之乍佞以乍賢正論聽其自鳴而自息耳
目之受既狹心腹之委亦偏為赤子為龍蛇未始得敵
情之實以皮幣以犬馬但云量自力之宜軍籍既隱於
蔽蒙將材又阨於媚嫉舟師未練馬政不修鑿斯池築
斯城豈可無九攻之具鍛乃戈厲乃刃孰能遏再鼓之
衰仰而思之無非事者上作而下不應朝廷每有是言
外呼而內不聞郡國亦為此論惟事事備乃可無患若
人人殊何以成功周得上漢得中策將安決蠱治內種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類纂
卷四十五

治外責恐宜分試考先朝立四總管之謀及觀諸儒分
三大鎮之說皆欲取之人望從而假以事權一用孔明
陸遜之規模力行晁錯充國之論議移江上之屯於淮
上實關表之粟如關中使權守禦之方漸講招懷之畧
衆犬方狺則養威持重兩虎既傷則取亂侮亡是為屈
羣策以共圖奚至無寸功之可論與其待一朝之患始
出於此孰若折千里之衝早為之所若任人而疑疑人
而任則聞事不實實事不聞何怪草野之私言動違槐

棘之成算日月逝矣風雨萃之無謂天變不足慮人言
不足從庶幾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恭惟某官堪輿
間氣社稷世臣砥柱不移回平原黃河之決終風且曠
洗咸池白日之光力調更化琴瑟之絃復享和戎金石
之樂如將道古今而譽德亦可紀簡策以垂功然大師
維垣輔隆興不滿一歲今西平有子相嘉定行且十年此
非門戶之私榮實負乾坤之重寄用藥莫先於無病止
車當在於未奔相亦維終邦其無數如某者拙由地稟

狷不時宜獨切考治亂之原知當謹幾微之會貧賤不能以達志憂患又從而薰心昔在服中欲上范文正之書而無路今來闕下顧作石徂徠之頌而難言薦之吾相欲令主金耀之書謀及乃心則姑願應銅梁之辟仰勤大播盍進小忠敢輸肺腑之微誠盡告腹心之元老一毫有補萬死亦甘平津之招賢有三惜難受汲生之慙洛陽之太息者六實欲全周勃之功

上叅政啟

闢黃扉而熙萬類雖後陶甄揆華袞而被羣材敢希題
品具輸烟歎登徹崇嚴竊以國家端出治之原宰輔受
舉能之責入則垂紳正笏日謂帝以進賢出則濡牘剡
章藏限員而薦士雖中外之同體共推揚於一心凡借
齒牙立生羽翼曾謂駑駘之賤妄經臯樂之前如某者
材謏命竒地寒族替弓冶淪箕裘之緒鼎儀墜闕閱之
傳顛躓窮途侵尋半世原念登門之始亟蒙下榻之知
時際秉鈞哀深陟岵適在幽隱之地莫逢造化之功牆

角殘疏自絕阿衡之鼎海隅斷梗空瞻傳說之舟繼請
字民庶諧將母逮俯成期之及會新遴選之嚴掃軌里
居已更六載易堦京秩尚闕四章在行道以猶憐矧超
風之有舊恭惟某官爽邦碩輔命世真儒嗣洪烈於臯
夔統正傳於洙泗建牙藩翰暫均剖竹之勞推轂英豪
罔替拔茅之志倘矜瑣陋當辱記憐賜之顧盼之隆假
以扶搖之便某謹當鏤膺戴德銘几知恩是日崇墉獲
廁登龍之列異時大治願攀附鳳之階

上執政啟

陳正之

圖任真儒進登元宰華夷鼓舞廟社增榮伏惟慶慰竊
以聖主得賢臣會實難於千載仁人在高位福乃繫於
烝民考於竹帛之傳曠若參辰之濶有若孟子不過聞
而知之至於太公則其齒已墜矣此堯舜之際所以擅
其全美而稷禹之譽乃或幾於過情欽惟甚盛之熙朝
誕啓至明之真主道先天而獨得神妙物以難名六籍
區區坐超於陳迹羣臣碌碌莫望於清光天欲興以太

平帝必資於良弼使其粹鍾英氣崛起壯齡負王佐之
奇才協人心之公望處獨立之勢而不懼任至難之責
而不辭曾無曠日累月之暫勞盡得繼志述事之本指
光輔吾國有如我公恭以某官學通天人忠貫金石仕
未期於康濟氣已蓋於功名發於文章未嘗有世俗上
語望其容貌則知為神仙中人以六月息搏於鵬海之
中用十年飛到此鳳池之上惟元聖之在御若大明之
正中尤思壞植以散羣務使尊君而親上步趨若一夫

子所以進顏淵心德所同成湯於是舉伊尹上熙帝載
俯酌民言鳴琴乍調財果阜於四海和羹殊美味皆可
於衆人遂令宣和之民復覩元豐之治方且大恢鑪冶
高揭網羅籲羣俊以康朝勵庶明而承辟握瑜懷瑾既
咸出於彀中直鋪蒙繆尚有求於門下伏念某人材甚
陋學術本疎陪多士以決科叨居第甲課宏詞而就列
誤在選中吹已濫而可羞技果窮而招辱虞庠襍被棄
置江湖衛幕從軍流離關塞去國殆踰於一紀還朝已

度於半生頃繇蘭省之華復贊日畿之重髮蕭蕭而欲
雪目昏昏而已花敢忘茁壯於牛羊浸覺沉迷於簿領
司空城旦昔嘗笑於古人廣文先生今遂成於俗吏靜
惟潦倒私念平生歎鍾儀之幽囚不忘楚秦顧廉頗之
衰老尤憶趙人果桑榆之可收豈邯鄲之遂失雖執事
所求於客必不責於鷄鳴然小人欲報之心尚或堪於
鉞割切懷惓惓用冒陳凡百所言一二莫既

上執事啟

吳孝叔

挾無知而遊世動則多違犯不韙以望人困而寡與蓋
勢踈者情隔能薄者力微信未感於言前志欲行於券
外徑庭直往猶如寸梗之撞鐘咄囁自營僅若飛蚊之
過耳知難而退乃分之宜其或心以願違勢由私迫須
臾之涸未能穿九仞之泉跬步所休何暇種十年之木
謂不才而無取宜廢於人見有力者必鳴或闕諸命伏
念某蚤從鄉校入踐書林學未達先王之言名不掛通
人之論耗精神於蹇淺困年力之衰侵是非不謬於自

知利害相摩於多故同堂筭冠嫁娶並舉者十人舊里
田園黍稷不供者數歲加以伯兄長謝先壘未歸累然
諸孤殆絕生意獨有少弟僻在海隅將兀兀以窮年嘗
耿耿而不寐嚴助懷故土之樂罷直承明陶潛求三徑
之資願為彭澤而況手足寡急難之助閨門多凍餒之
憂期一假於外官顧何辭於俗吏有政事之責可以赴
功蒙廩祿之優足以收族恭惟某官大猷經世一德亮
天利萬物以無私恥一夫之失所退惟頑陋夙被埏鎔

冒歲月以淹田之毫銖之稱報因人並奏既同南郭之
吹竽以病得賙獨幸支離之受粟言斯甚迫理或可矜
竊以廉者之無求樂聞君子之虛受顧屠門之割大嚼
何為寄鷓鴣之棲一枝良足

上李左丞啟

干除擢

周茂直

甄陶恩重夙傾巖石之瞻霄壤分殊仰極景星之覩迷
簿領以維日掃門闌而不時恭想治定于蕃

缺

宣至和於六氣來嘉社於百神伏惟某官受天粹靈為

國瑞寶才周文武之用道曠聖賢之歸包七澤於胸中
莫涯其量而萬牛於筆下大放厥詞蚤躅俊躔出陪熙
旦會精神於黃屋致富貴於黑頭潤色名高妙極北門
之能事贊襄功大坐提左轄之宏綱嚴徐無晚見之羞
稷契有忠言之効逮兵塵之瀕洞方吾道之凋零承平
之人物幾何耆舊之風流安在惟公挺立閱世再新邦
有守龜信大疑之無患人瞻喬木喜故國之不衰顧民
望之焉依宜主知之彌厚內聯秘殿懋增鼎鉉之華外

撫方維屢擁節符之重乃眷越都之舊壤實繫閩侯之
要區是勤老成往摠條教將廣二公南北之化以光兩
漢循良之風雖自棄流根式資九里之潤然代天理物
終佇三階之平某學至濶疎緒尤單賤心不長而辰速
步欲進而途窮一滯江城兩更歲籥竊同斯立聊自適
於吟哦政恐督郵不姑容於拜起載循庸陋昔玷薦揚
品題雖出於私恩榮幸卒消於薄福孔鸞既舉而燕雀
莫附滄海益深而潢汙靡盈惟憐攀援之無階空歎浮

沉之不調深惟附麗之素獨覲始終之恩跼履云微忍
觀中道之棄遺簪何愛或存舊物之心倘桑榆尚得以
收功則草木未甘於俱腐嘉亨噢咻雄堂晏清願保福
於襟靈用慰思於遐邇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_臣謝振定

助教_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盧燧

謄錄監生_臣宋大經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六

宋 魏齊賢

葉 棻同輯

上啟

干求

上鄭宣撫啟

孫明復

房推如晦遂同天策之登瀛婁薦懷英終藉虞淵之取

日慶希濶千齡之遇借吹噓一字之褒刮垢磨光硃發
豐城之劍澡身浴德雲從彭澤之梭無煩貢禹之彈冠
已荷孔融之薦鸛故蕭夫子獎能太重而荀令君進德
不休謂天下未嘗無賢苟有用我者儻君子不得進仕
吾何以觀之要如崔相之擬官無若長平之奉法俾士
有報恩之薦而賢無在野之遺恭惟某官通德家聲廣
文才譽題衡忠義差肩從謹之英猷推轂賢才繼踵當
時之盛烈德聳瑤林之秀量澄玉海之清邁曠遠之高

標蘊森嚴之直氣才無文武端如萬里之長城身繫安危遂寢四郊之多壘既躋民于仁壽遂卧鼓于邊庭履正奉公廓變西南之俗輕徭薄賦惠康參井之墟洗虐政之煩苛成大功于旦暮佇膺芝檢迅陟槐庭如山如河屏翰聖人之德作舟作礪甄陶天下之民伏念某黃卷腐儒青氈衰緒棄繻憤悱朝昏太學之藿鹽映雪飄零廢飫古人之糟粕嶽崎厯落之可笑險阻艱難之備嘗轉喉多觸諱之聲炙手無可熱之勢幸託雲天之庇

敢辭闕柝之卑恪修春蚓之書仰瀆右貂之重淮南雞犬傾心五色之丹冀北駑駘妄意千金之市

上鄭宣撫啟

陸務觀

顯膺大號出董成師自陝以西咸舞歌于德化從天而下即震疊于威靈豈惟瀚海玉闕馳奏捷之音將見博士議郎上策勲之典士心閭憚國勢莫安竊以當今秦蜀之權重無與比中原祖宗之地久猶未歸既天定而勝人宜王明之受福非得太行黃河山川所鍾之傑誰

復慶厯嘉祐華夏太平之基先王克相後人上帝為生
賢佐雖遠猷辰告暫違帳殿之深嚴然大臣署行式慰
轅門之僊望復河關其自此知龜筮之悉從恭惟某官
氣壓羣公才周萬務識若著龜之先見論如山嶽之不
揺湖海襟懷正在上牀之獨取廟堂丰采未妨一壑之
初心茲輟近司來恢遠畧弼臣同德何難運帷幄之籌
真儒為邦豈止學俎豆之事已慶登壇而受鉞遙觀推
轂而出師先天下而憂深方遠同于文正即軍中而大

拜豈專美于熙寧某流落無歸棲遲可歎青衫去國十載于茲白首佐州一人而已顧尚賒于委骨猶復覲于伸眉仰跂光躔雖阻服弓刀之役鋪張勲業或能助金石之傳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上安撫丞相啓

林豈塵

十室之邑可為之宰徒愧未能數仞之墻不得其門願希與進矧素被陶鎔之賜茲復依節制之尊頂踵知歸腹心敢布竊惟莆陽衣冠之數乃吾宰相錦繡之鄉介

古今二泉之間為東南八郡之最鼎分三縣桑梓必致
其恭琴鳴一堂桃李孰為之主睠游泮之下邑本興國
之故城地僻而俗自安民淳而情易曉賦輸可辦牒訟
甚希黃紬而聽放衙前輩之留題尚在青衫而怕奔走
後人之游宦未知某仕乎為貧窮付之命喜有季路負
米之養追悟毛生捧檄之懷以粟邑易治于潁陽願為
之小而彭澤幸隣于栗里尤便其私某自有恩蒙特為
道地茲蓋伏遇某官名冠宇宙德格天淵以儒者之道

為最高于天下之事不足辦申伯之宅南國因是謝人
以作庸安石之居東山當為蒼生而復起百官之富常
繫乎進退一介之賤何憚于馳驅某敢不敬服常箴班
揚明令雖于簿領米鹽未能免俗豈以人民社稷何必
讀書非鞅掌以告勞將綢繆而結課即墨無左右之譽
烏敢望齊國萬家之封武城聞絃歌之聲安得有尼父
前言之戲

上安撫啓

趙寶文

四岳崇高念瞻巖而莫遂一官冗散望賜履以來歸名
奔走于軺車實造參于幕府載循末路足厭平生恭惟
某官道應泰亨體包坤厚問萬事而必理國有元龜貫
四時而不凋人知喬木會精神于同德持富貴于達尊
聽履上星辰內聳漢庭之議望風解印綬外揚冀部之
威方聖治之計安宜公歸之圖任豈繁霖雨猶問甘棠
化秀民于諸生雖有資于常袞舉明主于三代終無易
于王陽倚聽絲綸即登廊廟某少疎翰墨長困塵埃想

前輩之風流自憐俗狀誦名臣之勲業殆若神人茲懲
傷錦之羞妄作畫墁之計敢期際遇獲在按臨人有一
天倍覺忼懣之厚河潤九里坐期枯槁之蘇次紀且窮
教條方暇願導和于六氣以來祉于百神

上安撫內翰端明啟

趙承之

振雷奮地蟻在屈以咸伸明月麗天蟲處宵而畢見物
因時動人豈願違苟上比之得宜孰退藏而自晦是以
三千周士慕赤舄以鳬趨五尺鄒童瞻象環而蟻附况

乃時逢旦暮迹倚門牆一瓢之樂易甘依歸是幸百世
之師難遇親炙為榮切陳款款之愚仰丐循循之誘願
賜觀而隱几辱與進以趨隅卑俯而前隕越于下恭惟
判府安撫端明侍讀炳靈江漢蘊氣風雲傳孟子之大
醇亞仲尼之將聖鴻文參乎造化高誼薄于穹旻鳳凰
景星世人爭覩泰山北斗學者具瞻董相有王佐之才
賈傳通國體之論契半千之昌運飛第一之英聲諸公
特愧于登先當宁深嗟于見晚蘭臺雪白更險阻以脩

嘗玉振金聲歷燥寒而不變天昭乃聖時佑斯文首延
魁壘之儒密掌凝嚴之任階翻紅藥鳳游西掖之池花
對紫薇蓮引北門之燭視昭回而潤草代深厚以敷言
帝制坦明約六經之旨趣商盤佶屈同三代之文章俄
建屏以班條旋賜環而掌禮邦咨大典朝講上儀脫簡
缺書宗祝醉心而靡對奧篇隱帙博士卷舌而未言率
斟酌于蕭規盡發揮于孔思元元本本而殫見摧文士
於筆端隱隱砒砒而愈盈挫田巴于稷下經素優于聖

域名益重于朝廷可謂社稷之臣自然公輔之望方且
奮熙帝載欽亮天工遠豐茂世之規高厲無前之績然
而嚴助勞侍從之事上俾均休長倩有論議之餘后思
歷試遽持將鉞出殿侯藩虎分元帥之符玉揭中山之
節氣增營柳威震闕榆殊矢彤弓烜赫行枚之令輕裘
緩帶雍容俎豆之風制必勝于兩楹折遐衝于千里塵
清玉帳畫婉婉以惟新訟息鈴齋政優優而茲始沛然
韜畧本以詩書賢于長城廟筭詎憂于北顧隱若敵國

遐方彌謹于南賓化安侯于期年治且成于五月鉉錫
韓侯之覲遂遄樊仲之歸洪惟稽古之朝方切隆儒之
效虛己以問政事攝袂而揖王公矧素簡于上心每注
安于天下選而舉衆莫如草野之賢用以作霖當起傅
巖之佐大開黃閣宏茂蒼生遂使膏澤所漸何必成康
之俗和美均飫皆為堯舜之民固盛德之優為實輿情
之疎望而復揭搢紳之領袖執翰墨之銓衡務獎鑒于
人倫喜進褒于子弟鑽皮生其毛羽出吻定于雌黃有

味其言一字踰于華袞倍增其價東鄰侔于西山善每
見于若驚光可容而必照竹頭木屑並游斤斧之場馬
勃鼓皮皆入刀圭之錄人爭御李士樂依劉釋躋離疏
競辭于白屋攀鱗附翼爭麗于青雲言者引以為名譽
之不容于口荊州之書一紙榮比封君淮南之字百金
富同巨室歌必彈于馮缺穎盡脫于毛錐顧微炙輶之
談猥奏擊轅之曲伏念某冀椎風鈍魏瓠徒喁類朱穆
以顓愚比仲由而野嘯無少成之美取譽于屈奇有困

學之頑見嗤于扞格徒以世修良治家謹青氈握素被
黃嘗接先生之論懷鉛提槧屢陪長者之行輒慕摳衣
強為佔畢史三冬而詎足學九年而未成冠枝木之冠
造語言而已妄無巖士之行長貧賤以堪羞會延世以
殊恩遽濫巾而入仕彼其已慙于鵲翼悸兮仍愧于童
觴思九仞以求泉遂十駕而追驥剽稗官之談說豈造
精微切裘氏之呻吟僅成糟粕動速據梧之誚居迷刻
楮之勞綴爾雅之蟲魚定非磊落習枚臯之賦頌頗類

俳優中欲罷以未能少既作而難悔安因子墨之客預
觀王國之賓人各負于千能霸敢期于一戰初疑地屢
莫違于天冠終笑狐裘亦容于羔袖俛從吏選猥玷民
曹製錦未工懼貽于官謗採蘭可樂期徇于私恩亟投
牒以言歸聊編蒲而自遂善哉流水愧無取聽之音仰
止高山雅有慕賢之志時承幸會天契初心舊矣海濱
第勤于竊伏茫然鼯徑忽慰于逃虛敢圖旅瑣之卑乃
邁蒙亨之利雲霓在望企躍超以馳誠弩矢方前旌搖

搖而結念恭展拜塵之敬遽干開府之威伏望某官樂育均私言提示訓大有容于海納小不拒于蓬撞如是則闕黨鄙夫亦叩端而蒙惠邵圯孺子雖跪履以何勞恩儻賜于談間報敢輕于門下卑情無任瞻望激切知歸之至

上魏運使啓

聞宇宙之大名如瞻喬嶽挹江湖之渴夢今在下風乏紹介以為容修辭誠而求見某聞士之任重固不止獨

善其身儒者道高先當知有貴于己若靡然斷趾以適
履必至于舐痔以求車操行既卑國家何賴有能卷舒
之際不為燥濕所移如蘇文忠之違熙豐亦不苟同於
元祐若劉忠肅之惡章蔡然非強附于伊川是名蜀珍
可重周鼎觀公氣象視若等倫茲故賦明月烏鵲之詩
亟欲快景星鳳皇之覩恭惟某官眼高四海胸著千年
漠相有真宜居蕭曹丙吉之冠鄭公所願蓋在稷契皋
陶之良當炙手可熱之時凜掉頭不顧之節長卿甫還

于巴路元濟已叛于蔡城神仙可巢固自薄蓬萊而不
即橈槍未落必欲借荆楚以同功雖卒成孺子之名然
已立懦夫之志一麾而出十暑于此回視獨對三千字
之人誰肯甘頓十九年之刃萬牛不能回丘山之重四
牡又復勤原隰之馳要路在前聊養韓忠獻之器榮進
素定何必王文正之門然海內所以屬望于公盖天下
尚有可為之事幸昌其志以濟斯民惟功名當久遠之
圖則富貴乃緒餘之事如某者居貧甚肆從仕難任失

汗漫九垓之期分甘搶地逐侏儒一囊之俸豈必鑽天
乃遠隨黃鵠之梯蓋願奉碧雞之使雖神索于大巫之
側當氣蘇于君子之前嗟遠道胡為來哉幸將在此居
是邦事其賢者倘或許之

上漕使啓

劉元受

陽春所至枯枿生輝時雨既施夏畦動色輒伸萬一罔
避再三恭惟某官學識天人智周事物攬轡起澄清之
志賦政得將明之才月朗秋江舊著羊城之治績雷轟

春陸旋騰熊楚之威聲見地上之流錢實湟中之積穀
咸識繡衣之貴即膺華袞之褒入侍清光大攄素蘊厥
為僚屬所共依歸某也斥鷃卑棲蠹魚末學肥頭厚面
無奇相之可憑小黠大癡有窮鬼之未送蹭蹬場屋洵
忍塵埃知其無可奈何襟期耿耿斯亦不足畏已歲月
駸駸投老一官從仕千里青燈照夜如舊學校之齋鹽
素髮驚春作老諸侯之賓客強顏幕府竊庇星臺雖愧
楊儀之之賢造謀立事而慕暴公子之美承顏接辭顧

未速于簡書獲尚縻於廩祿然以迹若谷寒之難播材
如溝斷之易捐誰復吹噓肯施文采乃冒自媒之恥冀
垂借眄之私雖投韓愈之三書未蒙季布之一諾重念
機不可失時弗再來倘近依尺五之天見望望然若將
浼則別勺斗升之水尤憂憂乎其甚難用陳危懇之詞
重瀆至公之聽伏願恕其狂易照乃精誠容蒼蠅附驥
之情納黃鳥止阿之念少回光于隣壁一援手于江濱
刻心析肝或蒙恩于此日絕筋折骨擔圖報于他時

上漕使啟

熊子復

分曹下邑愧蔑補于毫釐受察外臺諒靡逃于滌鑑雖
木乏先容之助而金忘自躍之羞敢布腹心冀溷牙頰
竊以夜光明月或形按劍之疑流水高山未免絕絃之
嘆蓋干時之寡合亦知己之難逢矧是孤蹤方居冗職
雖勉而從事久自達于高明然默以忘言亦孰憐于疎
逖伏念某寒鄉賤子晚輩孤生耕道獵德而僅有初心
種學績文而庶無餘力薦偕秋計偶第春庭自得効于

微官亦既書于初考雖塵埃捶楚備嘗奔走之勞而燈
火簡編敢廢平生之業然最處于寮底故莫追于雋游
宣力乘田但省牛羊之茁壯託身夏屋幸忘風雨之震
凌此蓋伏遇運使郎中蘊藉醇深規模宏遠郎闡分職
贊鹵簿之上儀使節提封領漕輸之外計公持鑒裁喜
援陸沉曾是凡庸冀蒙收拾泰階十舍固殊近水之樓
臺華袞一章庶獲中流之維楫

上漕使啓

林豈塵

解綬而歸去來未能矯俗上書而自為達無所取材何門可登捷徑安在恭惟某官道本六學文成一家自姬迄孔顏孟授受之實無難其傳由佛與聃莊楊誕漫之言不干于思功名許以自致丈夫用力于當世之所為體貌至于有加執事待士之以禮者如此惟相馬不失之瘦而好龍必致其真故權衡之下盡出于公雖履履之間亦得其任某為貧而仕涉世則疎僅若落山陽以尹黽孫焉能治都昌而化豺虎游宦非侶豈無美王喬

雙鳬之飛立朝可觀又安得平原一鶚之薦草木幸憐
其臭味桃李猶望于栽培媿丈人厚知丈人真試垂靜
聽以國士遇當國士報敢負此生

上漕使啓

李實之

游公卿之門欲曳裾而難進宰山水之縣嗟製錦以何
工姓名願借于齒牙書牘敢呈于面目試垂靜聽輒請
自陳古者重牧民之官吏氏立循吏之號自司馬以來
郡守獨列之傳由東都而下縣吏始為之書有神筭能

以撓姦王稚子著深陽之迹召高年坐而問政何易于
藹蓋昌之名專筆削者既極其褒稱主銅墨者當勤于
撫字苟或繆三年之政何以垂萬世之規某處世命窮
當官日淺攬猿獠而望巧捷敢謂其難求朝歌之功致
麋鹿以豐庖厨其何以庶幾都昌之化乃若責事功于
掣肘之際又欲全道義于折腰之間雖通才猶病其難
豈綿力可施于用倘非受君子之教終未免俗吏之歸
為地者誰自天而幸茲蓋伏遇某官靜以直而剛大尊

所聞而高明排異端以示吾道之主張立片言以為斯
文之警策方天祿石渠之命夫講論稽合何蘭臺金馬
而厭乎頓宿迭居攬轡遂行示澄清于天下給餉不絕
若轉漕乎關中賜環已趣其治裝推轂未忘于引類某
政慙有畔仕困無津敢求轡策之寬庶適弦歌之樂裏
章服而拜揖願盡事上官之儀負弩矢以先馳將請導
中郎之傳

上提刑啓

吳子昭

某聞進不隱賢卓矣名卿之大節伸於知己韙哉下士之良圖在昔推轂之鄭莊若時埽門之魏勃顧登明選公而有得宜陳力就列以無慙筆下風雲曾染荊州之一紙胸中金石要彈吏部之三書苟懿躅之可尋庶懦衷之獲奮恭惟某官才高不器學博有源膠漆並堅篤行早追于漢史芝蘭特秀英標方聳于謝庭用之則行發而皆中夙蘊鳳池之遠業聊參龍尾之近班開闔邦財政亟成于江左簡孚民聽功載茂于淮西九域均蔭

于甘棠庶獄靡冤于叢棘名動凝旒之十二律閑中典
之三千惟臣事君以忠蓋思報國念后非賢不义必在
得人樂與其僚共由斯道彰善癉惡而清儲冰鑑去彼
取此而明示月評公叔同升大夫僕我之懷矣臧文不
立柳下惠夫何為哉肆令爛額焦頭紛欲扳鱗附翼伏
念某幼知好古長昧趨時百年東閣之衣冠浪叨父任
一命南州之簿領懼辱君恩驚栖再闕于春風鶚表獨
稽于秋日雖竊祿以無過為幸然致身于有力不能屬

弭節于裡郊偶承顏于星采莞爾而笑嘗揮已納之金
斐然成章更效敢鳴之雁孰為求而不得茲誠時然後
言重賴霜呼輕回玉唾黼黻溝中之斷宮商襲下之餘
偏親是以解憂羣目從而改觀則一心江海永懷浩浩
之深仁而四體岱嵩終佩巍巍之厚德

上提刑啓

長榜書名誤玷掌籥之選遠方隨牒第歡懷祿之情豈
不堪拜揖于上官將以受約束于下執竊以難莫難乎

使之為宰能不能者皆自其人野王之請試長安薛恭
而僅理粟邑盤根然後別其器朝歌有意于除姦美稻
不可為之薤藁甫唯求于治劇雖事之煩簡或異亦材
之大小不同某誤著青袍濫紆墨綬不能操刀使之製
錦未嘗登車何以獲禽僅若落山陽以尹鼯獠焉可治
都昌而化豺虎第綢繆而結課徒奔走以抗塵河陽號
一縣花潘安仁豈于微官而敢陋彭澤為五斗粟陶淵
明或于小兒而見羞矧廢置之際未免隣城之嗤而進

退之間或遭官長之罵誰為之地願出其門茲蓋伏遇
某官氣養吾浩然道識其大者振鴛鸞之翼而騫翔禁
路垂虹蜺之光以熠燿朝廷我馬之維駒維騏維駱維
駟暫屈咨詢之間甘棠之勿剪勿伐勿敗勿拜將形聽
斷之思賜環行補于公卿推轂未忘于官屬某敢不班
揚明令敬服常箴惟學道切慕于絃歌而奉法願寬其
轡策獻梅花之賦敢期出俗之稱誦木瓜之詩常盡厚
報之意其為欣忭曷既敷陳

上提舉啓

隨牒遠方始結綢繆之課參名下更敢辭奔走之勞顧
一介之賤何與齒牙然千里之間可無面目敬將毫楮
薄露襟懷惟墨綬之職掌在理人何措紳之士或圖矯
俗彭澤之意在酒而常欲其醉勾漏之求以丹而非為
乎榮感田園賦歸去來竟作柴桑之隱慕神仙著抱朴
子終為羅浮之游仕不仕皆在乎人今自今豈同于古
某始辭拙楚即欲絃歌慨然慕前賢出處之優游嗟乎

為俗吏俛仰之牢落幽尋默釣將有得乎荻竹之間摘藻流聲豈無意乎桃李之下且公事雖為可了然人情恐有不堪府官之貴以至于免冠督郵之見而羞其束帶則進退于時不苟而行止非人所為幸有使階特為道地茲蓋伏過某官道方而行實德博而器宏高騫禁路之羽儀聳作南宮之睂宇辭漢庭而出帳指閩嶠以張旌皇華之六轡如濡如絲暫屈周爰之問洪範之八政曰食曰貨獨持綱舉之權行將見其賜環猶未忘于

推轂某敢不恪遵科教敬服官箴實深畏于簡書願少
寬其轡策雖未能經術以飾事豈不知法令而為師懼
曲阿之事不苟求左右日至之譽聞任延之戒當無失
官長善事之名瞻詠攸深敷宣罔既

上提舉啓

一行作吏未免塵埃之間千里投公相賞文字之外情
無以見辭得而云恭惟某官海內貴珍天下慕恃簡實
粹精章明閎偉以全乎器汗瀾卓踔齋沄澄深以蓄乎

文仲山甫補袞之工何有于闕柳公權因筆以諫先正
其心雖雷電之下欲隱其名然風雲之際必期所遇方
攬轡有慨然澄清之志而皇華歌周爰咨度之詩既下
車而辟孔融用為故事特置榻以待徐穉必有斯人公
門以開仕路可進某官失乎拙窮若之何富貴苟無相
忘貧賤有所不棄春秋贈以華袞敢求一字之褒塵埃
拂其舊冠豈無三日之待

上提舉啓

滕大老

望數仞之牆已遂埽門之幸進一簣之土敢希平地之
功豈意夤緣之適時竊喜扳援之有日輒彈悃悞仰瀆
高明竊以君子樂于成人智者惟能乘勢過時而發雖
勤而何益莫為之先雖美而不彰蓋木雞不鳴則殆于
無應而月珠投暗則祇以見疑誠機會之難逢致差池
而莫偶念時哉難得而易失當賢者並蓄以兼收苟于
斯無計以自謀將過此何階而可進事豈不求而自得時
所當然而後言伏念某螢雪餘生簪紳末裔幼襲一經

之訓長叨寸祿之延有虧三徑之遺風尚乏二松之餘
韻棲遲偃仰敢辭州縣之徒勞振發滯淹必藉王公之
借勢望期勃勃而入仕未免碌碌以因人壁上懸梭猶
有心于變化溝中斷木亦或冀以青黃倘蒙先達之知
不在衆人之後恭惟某官英賢粹美盛德兼容職舊佐
于成均復著蕃宣之效心常存于禁閤暫淹樵筦之司
擅吾道之津梁湛人材之冰鑑風采想聞于天下雌黃
出自于口中顧推轂以無遺致采葑而未棄寸長可錄

宏量并包某從役下風承恩有地賢十從事敢布劉氏
之書得百斤金豈若季生之諾自慙仲氏之率爾敢希
夫子之喟然倘辱負天下之望為之前焉當圖酬國士
之恩不敢後也其為占叙罔既敷陳

上監司啓

李龜齡

逢王者之運五百歲初妄意于功名濫太常之第二十
年終未離于窮凍侵尋老境偃蹇半生已自怪其衰遲
人皆笑其迂濶分歸林野退隱耕樵直緣斗升尚累出

處趺足千里餬口四方鶴被傷以歸人鵲無依而繞木
寂寥誰與躑躅自憐此蓋伏遇某官以仲山甫將明之
才佐有虞氏光華之旦發姦擿伏蹈前世之英規急吏
緩民得古人之妙政聰明畢照妍醜不遺某猥以庸姿
辱在使部非楚國之寶宜為廢棄之材飲吳人之羹皆
出保全之賜

上太守啓

虞文友

城聯壤接未諧拜履之恭山峻斗瞻願預執鞭之列敢

忘愚陋妄意攀援竊以遭逢古今以為難遇合夤緣之
有自一言動聽或交堂下之歡三語見知有辟府中之
掇聞歌舉以為相通舊致于登門皆有所自而然未有
無因而至矧惟桑梓偶生匠石之園未委溝渠敢冀犧
尊之飾伏念某才疎伎拙運蹇數奇兩薦賢闕偶成蠅
子誤點七舉禮部復為鷁之退飛屠龍豈意于成穉畫
虎徒慙于類狗強顏拜命俛首懷慙仰事俯育而無謀
朝營夕計而愈切疾呼望其救也仰首湖南之丈夫以

禮羅而致之妄期洛北之處士倘辱知于先達當自奮
于衆人恭惟某官魯國真儒漢京循吏教分黌舍嘗稅
駕于諸儒職贊容臺多決疑于羣議踐揚滋久聞望日
隆上通黼扆之知式畀股肱之郡誠非外黯實欲試
蕭果不同而報成遂移封而增寵解舊章而佩新印
精明愈見于旌麾由上里而守鄰邦榮美有逾于錦繡
攀轅卧轍方切去思昔袴今襦又歌來暮佇當流澤于
四海豈容斂惠于一方由刺史入為三公亟觀遠業熙

帝載使宅百揆大慰輿言某慕義飛馳先心踴躍眷言
叔父獲陪硯席之餘曩侍廣文叨預朋游之末爰憑宿
契輒貢菲詞伏望盛德矜愚高情悼屈哀之命也不哀
之命也繫通塞于我公由乎人哉不由乎人哉肇造化
于今日

干倉使啓

薦舉

鐵硯闕心莫續盤洲之地脉繡衣具眼好開泮水之天
荒雖離奇了無先事之容而啐啄或有同時之理不孤

此志端繫其逢昔者東坡之門卓然北斗之望惟斯文之宗主盡在是故當世之豪傑皆歸之陳后山之在徐嘗賦稻田待公秧之句黃山谷之游魏亦哦小草有遠志之詩皆由郡文學之臣自負墨客卿之列品題一出聲價倍增遂令四學士之名等華岳而俱重以至六君子之選與星日以並垂此風無傳吾道誰屬必宗工鉅儒之繼作則文人才士之爭趨軒輊繫于一言榮辱著于萬世賜之許可得所依歸伏念某骨相郊寒性資參

魯付悲歌于長缺每思看劍之文成甘活計于短檠自
喜牀頭之易在重親白髮一第青衫將盤礴于筆楚之
塵又長轉于蘼鹽之壑兩需瓜熟七見梅春訪三洪之
謀于故國之中拜一范之像于公堂之上枕湖光而醒
夢何嫌書懶望之嘲餐山色以療飢敢為飯不足之嘆
顧此游之不惡知其命之將通道日中明使星下燭宗
武精文選之奧謂休覓于綵衣淵明讀山海之經俾歡
言于春酒凡博我以文之意皆教之為善之思矧當行

部見學官之時得與摠衣侍先生之教權輿有主料理
無難雖殿奔策馬之不前然見彈求鶚之貴早盡驅窮
鬼坐待東君伏遇某官盛世模型清朝柱石探邃詰之
丘索巽心洙泗之間紉秘府之圖書步武蓬萊之頂斜
飛背日夙駕觀風以胸中之鏡而照世吏之百奸以肘
後之方而起疲氓于九殞且力扶于公議每樂得于英
髦已多桃李之芬芳肯使茆芹之冷落遂忘躍冶有覲
賞音能為點頭收作侯邦之下客想應藉手追隨相館

之翹材禱懇惟深敷陳莫既

與鄰守啓

耿元亮

求閒上印特承白髮之親闡冒寵移居更畀黃閣之輔
郡顧叨逾之已甚荷推假之居多恭惟某官文邁先秦
之書筆追二王之法猶是貞元之朝士合作甘泉之從
臣金雀上棲何久違于雙闕銅魚左佩第連牧于五城
比聞茗雪之美謠行趨溫室之嚴覲盍歸一老可嘆靈
光之歸然同升諸公其在潁川之長者某竄違台範濫

守土鄉避堂而舍蓋公莫展事賢之禮載酒而過揚子
徒知通德之居曾貢記之未遑忽飛緘之先辱惟深愧
感莫罄敷陳

與趙通判啓

劉潛夫

塞垣竊衆眇然天掾之卑幕府泛蓮仰止元僚之重既
束裝而至境敢修贄以及門恭惟某官文成一家書破
萬卷昔慶厯之重清獻見頌于名臣由建炎以來忠簡
獨稱為賢相竄在望族蚤決雋科宜冀北之埽空何周

南之留滯側聞當宁方急備邊屬者專城既精求於頗
牧有如後乘宜首載于鄒枚諒婉婉以贊籌且漚漚而
草檄少施餘智大策雋功賓主登臨可但勒豐碑于峴
首神仙指點又將引歸路于蓬萊某涉世至迂承家不
競菜羹陋巷粗安貧者之常丹竈草堂雅有終焉之志
因出營于親釜偶來踏于京塵既謀鄰境以需瓜甘學
老人之種橘云何銷印莫追失馬之還及此拏舟幾有
葬魚之厄親友贊休休之策上官移急急之符顧未暇

于招魂又豈諳於折律尚喜出底臨之下庶親承教詔之餘雖無堂下之言可裨采擇設有幕中之辨竊冀優容

與江司理啓

劉潛夫

鄰境注官方嗟失馬邊州除吏誤使續貂煩出命之逶迤欲通名而縮瑟某官品流英邁冑緒高華世有聞人遠矣衣冠之盛家傳儉德凜然冰檠之清謂宜玉立于班行何乃泥蟠于州縣可片言以折洞知獄吏之姦活

千人者封行見門閭之大聞當詣闕別處登畿某甘向
閩中忽移塞上青袍行路誰憐杜老之貧白浪沉舟幾
殉彭咸之死甚矣窮途之可歎坐使榮路以有妨法令
為師方知涖後之計藥石愛我必無靳告之言

與張察推啟

劉潛夫

幕下簡僚事權至重道傍試邑憂責匪輕屬當受察之
初輒講通名之禮恭惟某官天才奇逸世緒清華親玉
樹琅玕之標覺我形穢挹金莖沆瀣之氣使人意消以

庾謝之風流加劉曹之才思夫何恬退尚此滯留蓋初
潛之地素高故上介之選亦逮竊聞公子素馳魏闕之
心將有神仙共引蓬萊之路某功名事左耕釣趣深攀
龍附鳳而化侯王彼皆有命烹羊魚羔而作伏臘聊以
忘憂昨忝封男蓋謀將母豈謂煎熬已極掾藥莫施不
勝臨深履薄之危預起向洋望若之嘆惟公談笑繫我
戚休雖縣譜未詳恐剽裁之不及然藩條具在苟遵守
則有餘

贅見

贅見丞相啓

李獻之

滕國為氓曾受一廛之地孔門請教久依數仞之牆限
居寂寞之濱阻望熒煌之坐草茅之賤庸敢登大人之
門桑梓之恭固宜修邑子之禮幸垂一盼以慰平生竊
念某繩樞甕牖之家布衣韋帶之士行年四十而不足
畏老將奈何誦詩三百而奚以為愚之太甚風塵十載
萍梗四方窘京師桂玉之資厭太學齏鹽之味田居谷

口不能效鄭子之耕家枕水濱未暇學任公之釣沉迷
筆硯潦倒場闌曩歲專經曾一叨於禮選比年應賦嘗
兩預于計偕屢陳鄉老之書盡出先生之教趨神京之
丹闕方辛息肩望相府之黃門再求覲面恭惟某官才
不世出道與時行如青天白日之明人皆共覩若太山
北斗之重世所具瞻作帝股肱為王喉舌重念江濱之
寒士共叨門下之諸生遺簪墮履之微想憐故舊枯木
朽株之賤諒借先容狂斐成言感惶峻命

贊見樞密啓

周元駒

執鞭而慕晏子夙懷景仰之誠通家而見李膺未遂瞻
依之願欲布腹心之藴敢修咫尺之書恭惟某官一代
宗儒三朝元老尊主庇民之術本自得于詩書憂國愛
君之心獨上觀于日月當二百載中天之運正一千年
際會之期精神會聚于一堂樽俎折衝于萬里凜乎攝
服四夷之氣慨然洒埽九廟之心天之降任是人夫豈
苟而已也道而將廢也命則可卷而懷之忍阿嬖以取

容寧逡巡而遽去彼譖已甚傷織錦之易成天鑒在
茲欲毀日而安可浮議不攻而自熄大節欲蔽而愈光
身雖落于江湖名益尊于星斗仰容光之必照終見睨
之聿消謝公合起于東山申伯暫藩于南土五侯九伯
已專斧鉞之征一日萬幾即正鈞衡之任伏念某材惟
劇陋命以數奇師友漸摩初未能半表豹之學宦游毀
譽固已萃一王尊之身幸郭外五十畝之可耕况家藏
三萬軸之猶在將以奉親之餘日退然挾策以自娛若

夫功名敢懷僥倖重念析薪之業懼貽肯穫之羞宗緒已衰誰謂臧孫之有後門墻在望自欣稊紹之不孤惟盛德無愧於古人而高誼遠出于流俗惠顧前人之好賜以撫存庶幾不肖之蹤永有依怙秋令既杪霜威尚嚴願于寢味之間並謹保綏之志

贄見太守啓

林清甫

與我共理惟良二千石請賀上天子之得賢還贄而見者凡三十人復喜東諸侯之待士漫刺猥干於典謁短

牋仍玷予記曹歡慕益崇潯揚無已恭惟判府都運中
大先生氣剛以直智遠而明聞高北斗之一人榮擢東
方之千騎蒲城風月猶記平分薄海溪山盡逢舊識清
香凝于燕寢高春坐于鈴齋秋夜南樓興亦不淺蓮花
綠水人以為榮新成桃李之蹊屬在桑梓之國幸少垂
明府之鑒試靜聽賤子之陳嗟某之貧為世所擯出門
笑長安之樂去國從太學之游十六年朝齏暮鹽獨無
嫌于窮鬼五千卷撐腸拄腹竊有愧于古人已甘白屋

之下流豈料青袍之誤著對策深慙于郤桂牽絲猶待
于齊瓜顧生涯尚懸于隸曹之中念宿好詎忘于僥倖
之後第自憐于寒暖誰肯望其姓名茲幸承地主之恩
遂擬造門生之列龍黃之政可以比願事大夫之賢周
孔之徒何其多敢為刺史之吏

贄見太守啓

林豈塵

千騎而在上頭方請從東諸侯之後百僚而計下走竊
欲侍大君子之前顧知己之可伸敢探懷而有獻恭惟判

府侍郎道識其大者文出于粹然聲華赫奕而制作維
新風度偉明而文物超異登孔門七十子獨顏氏之學
其殆庶幾侍漢庭百餘人擢公孫之策以為第一履
仕宦之途以行其志據功名之地而無甚難其在今日
館閣庠序事業之發揮是皆平日檠室研席文字之張
大操天下之重自任其如此將盡摠經綸有用之材雖
臺中之評人反以為傾夫誰折剛直敢言之氣蓋其
忠鯁舌在而不畏彊禦彼姦憚膽落而曷肆欺諛君何

厭承明侍從之勞人咸睠詞人岳牧之用棠陰屢徙竹
使幾分不須置水一盃而清節自高況有對月兩章而
摅情歟見開閉有令乃修于庭戶之間政事無雙又在
乎篇什之外吳越之風流不減元白荆潭之酬唱未許
裴楊豈晨香暮火暫伴于清閒故皂蓋朱幡復煩于共
理且心之樂不樂而一境之人喜懼刺史以為大丈夫之
榮然身之用不用而四海之繫重輕天子則曰真宰相
之器正轄位頻虛于左右宜鋒車趨下于東南某也毫

髮無所長公之牙頰不足置諸生頌而不敢齒雖嘗慕
太學博士之文數月徵之以為才焉敢望東都溫生之禮屬
在桑梓之國獲游桃李之蹊苟富貴未必相忘則貧賤
在所不棄于洒埽應對進退之末此固小子之所當若
中和樂職宣布之詩愧無軼材之可作如其喜躍得所
依歸

贊見太守啓

鄭明舉

旌麾夾道榮膺千里之權蓬華面牆幸受一塵之託聞

風已激于頑懦抗禮獲際于光華快平生願見之心攄
方寸盡言之志某才疎技拙運蹇數奇久園壁水之橋
采芹自若累躍桃花之浪點額徒還百步穿楊變巧成
拙三年刻楮似是而非臚傳旅拜于軒墀選列自分于
涇渭本同末異俄與泣于練絲影與形殊或驚疑于夢
枕捫心負愧俛首何言致無儋石之儲益嘆儒冠之誤
偏親侍養絕升斗之祿以為資衆稚啼號無尺寸之膚
而不愛飢鷹未飽而側翅人孰憐之跋烏誤筆而成形

事或偶爾死灰有復然之理寒谷資可假之春恭惟某
官道大器宏術崇業鉅種學績文而名振蘭省橫經論道
而師表儒林密勿有謀進陟樞衡之幕記注入侍升聯
禁索之班暫離簪筆之坳出任剖符之寄誠非外黜姑
欲試蕭暫畀近藩尤見上心之倚注引臨秘殿又聞天
語之丁寧佇觀五月而報成豈久一方而斂惠君命召
矣願停挺駕之轅我公歸歟立置調羹之鼎某猥居粉
社竊芘棠陰輒伸狂斐之詞少展趨承之贄破釜敝帚

自慙棄物而人遺直鑄蒙鏐尚冀大賢之器使

投文贄見太守啓

趙承之

未吐一言孰知駿茂既聞三語方得阮瞻辨豈其所好哉辭蓋不可已也倘聲名之素隱或地位之本微苟不
少自激昂何以驟蒙識察况以庸庸之質參糾糾之聯
宜毋諱于囁嚅用少通于悃悞阜螽跳躍雖未出于草
間螻蛄呼鳴竊有求于門下願賜燕閒之頃粗陳約結
之私伏念某積習至疎賦授本狹家世傳于軒冕兄弟

襲于綺紈北阮之緒偶貧獲安藜藿大耿之才最幼獨
並科名實僥倖于蓬生頗旁緣于河潤相輝華萼繆分
棠棣之陰並舉堦簾屢賡伯仲之唱顧雖率爾時亦斐
然重惟愚懦之資素乏卓犖之譽仕緣昏媾職在縻韉
已取擯于清流敢自夸于才語縱嘗得句誰真錦囊每
欲著書輒憂醬醎竊低回而自悼因棄置而不為然擊
筑屢聞不無技癢敝帚何用尚復家藏茲緣際會之殊
獲齒走趨之賤拜塵滋久受教實深夙慕李公既容為

御况逢夫子或許言時用忘固陋之羞輒有芹羹之獻
汗如雨出背若芒生伏惟某官玉振金聲周情孔思負
人倫之藻鑑為學者之宗師雖游夏淵源莫能措擬而
羊何等輩亦許唱酬輒塵翫之文上聞高明之聽伏
願哀憐固陋濶畧僭踰愍其平日之無成察其初心之
所向雪車冰柱敢求當世之名木屑竹頭或効異時之
用謹訶所逮俯伏以須卑情無任慙覲惶懼之至

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十六